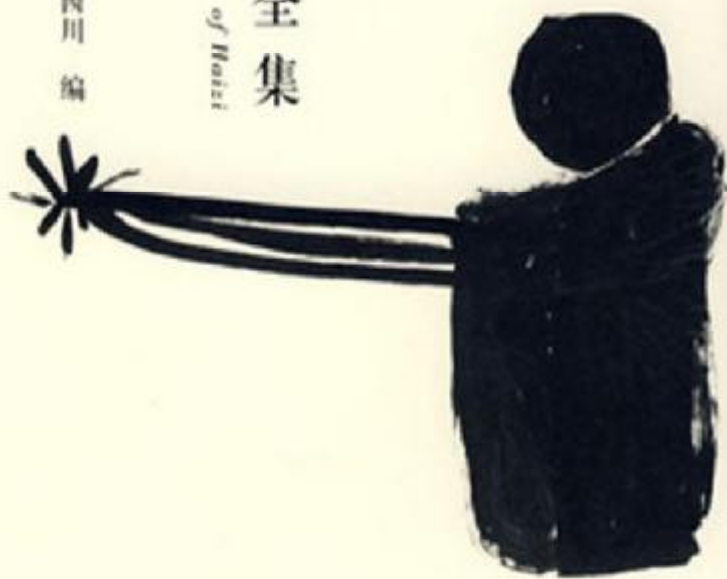


海子诗全集

The Complete Poems of Haizi

西川 编



作家出版社

出版说明

西川

怀有宏大诗歌抱负的海子，生前虽然对自己的写作颇为自负，但对自己作品将来的命运如何可能并无估计。海子去世以后，骆一禾基于对中国文化一般形态和当时读者对诗人的接受状况的认识，曾担心过后人无法认识海子这样的诗人。可是在海子去世 20 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海子正逐渐变成一个民族性的人物。海子的诗歌进入了中学教科书，海子的生平变成了传记。每年 3 月海子去世周年纪念日前后，大学校园里的文学爱好者们都会将海子的诗歌温习一遍或两遍。社会上的诗歌读者中对海子的热情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在对海子的接受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和盲点，但他始终吸引着读者，好像他从未离去。

1997 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海子诗全编》。从某种意义上说，该《全编》就是海子的命。为此我们应该再次感谢上海三联书店。《全编》先后印刷了两次，印数一万余册，现在看来他们保守了一点，其实可以印得更多些。诗歌并不总是赔钱

的。如今《全编》早已售罄。不断有人四处打听哪里可以买到《全编》，或《全编》何时才能再版。近些年来，围绕这部《全编》，不同的出版社已经出版过多种选本，有正版，有盗版；选本又衍生出不同的解读性著作，有好的，有不好的。但海子这样的诗人不是选本或解读本可以概括的，尽管选本和解读本同样必需。

《全编》出版以后，人们便得以对海子一生的文学成就有所了解。但该书在编辑出版方面也存在一些缺点，最明显的问题是校对关把得不是很严，文字输入有一些错误。此次由作家出版社在《海子诗全编》的基础上扩充内容，出版《海子诗全集》，责任编辑李宏伟先生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编辑和校对工作。凡原《全编》在文字逻辑上有疑问之处，他都一一标出，然后再由我核对海子原稿（包括手稿和最初的油印稿）。

《全编》受到的另一个批评是：书中作品的排序没有完全按照海子的创作时间来安排。对于这一点我要在此做一个说明：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按照海子作品的创作时间排序，是考虑到海子的许多诗其实并没有署明创作时间（有些甚至只是草稿），我只能根据我对海子和海子遗稿的了解对其未署明创作时间的作品进行大致归类。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从长远看，我不认为作品按时间排序有多么重要；时间排序可以方便研究者的初级传记性研究，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呈现诗人的心理结构。凡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今天写的东西与昨天写的东西可能关系不大，却与半年前的某篇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不过为了照顾传记性研究，凡能署上创作时间的地方《全编》中均已署上。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次《海子诗全集》的出版依然大致袭用《全编》的

作品排序方式。

《全编》原由上海三联出版。从2008年年中开始，几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再版《海子诗全编》。现在，在唐晓渡先生的积极运作下，承蒙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海子的全部作品。因为换了出版社，又补充了内容，根据与李宏伟先生商量的结果，此次出版的海子作品全编改称《海子诗全集》。曾经考虑过使用《海子全集》的名称。如果是“全集”，就应该也收入海子诗歌之外的东西，例如他的法学方面的论文（不多，编者仅见过一篇，另据友人说还有一篇存世，但我至今未见）。此外，海子的书信到目前为止尚未收集。海子肯定有一些书信散在他当年的友人手里，但寻找起来颇无头绪，故此次出版《诗全集》只好作罢。望海子书信的持有者将来能够为编辑《海子全集》提供方便。

此次出版的《诗全集》较之《全编》在内容上有所增加。海子第一本油印诗集《小站》的全部内容与另一本油印诗集《麦地之瓮》（与西川合印）中未收入《全编》的作品，均包括在了这部《诗全集》中（《全编》没有收入是因为编者当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质量上尚欠火候，现在收进来是出于为研究者提供方便的考虑）。另外，通过友人的帮助，海子的一些佚诗得以补充入《诗全集》。具体情况本书中另有说明。所有此次补入的海子诗歌均放在了附录部分。当然还有海子的其它诗歌没有被收集进来，有些是编者没看到，有些是编者认为不宜收入，原因很简单：它们几乎不像海子的作品，对海子的诗歌存在无关紧要。收集海子佚诗的工作肯定还要持续下去。我在此向为编辑本书提供了海子佚诗的朋友表达感谢，特别是安庆师院的金松林先生。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骆一禾曾称海子留有 200 万字作品，我亦曾在文章中袭用过一禾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其实有误。一禾当时只是根据海子遗留的手稿（用稿纸誊写过的和写在横格本上的，以及大量写在零散纸片上的，其中不少东西是海子自己丢进了簸箕的）大致估算了一下。他并未来得及对这些东西认真阅读便也匆匆离去。事实上，在那些纸片中，有许多东西不是作品，而是大学课堂笔记和讲课教案。而那些教案基本上都是提纲，海子并未视之为创造性劳动。海子的文学作品，现在看来，大致就是这些收入《诗全集》的东西了。

本书第一次披露了一些海子文字以外的作品，这就是海子自己为《太阳·断头篇》所做的插图。海子几乎没有画过画，但这些插图是个例外。这些插图的画面非常简洁，一条墨线、两条墨线、一个墨点。绝对的墨点，应该就是海子心中的大太阳；这太阳太绝对了，以致只有纯然的黑色才能表现。读者当能从这些插图更深入地认识海子和他的诗歌，甚至体验出海子与他的大太阳的那种搭上性命的关系。

一转眼海子去世已经 20 年。20 年里中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会不客气地否定我们心中诗性的存在。我们现在说起海子，好像已经没有了当年面对海子骤逝这一事件时的悲伤难过，好像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人物，但每回重读海子，海子诗歌的光辉和力道便骤然显现。这是否说明我们心中还是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而海子已经不再需要变化了。他在那里，他在这里，无论他完成与否他都完成了。

2009.3.6

(代序一)

海子生涯

1964~1989

骆一禾

我写这篇短论，完全是由海子诗歌的重要性决定的。密茨凯维支在上个世纪的巴黎讲述斯拉夫文学时，谈到拜伦对东欧诗人的启迪时说：“他是第一个人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这用以陈说海子诗歌与海子的关系时，也同样贴切。海子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海子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悲剧，正如酒和粮食的关系一样，这种悲剧把事件造化为精华；海子不惟是一种悲剧，也是一派精神氛围，凡与他研究或争论过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地想起这种氛围的浓密难辨、猛烈集中、质量庞大和咄咄逼人，凡读过他作品序列的人会感到若理解这种氛围所需要的思维运转速度和时间。今天，海子辞世之后，我们来认识他，依稀会意识到一个变化：他的声音、咏唱变成了乐谱，然而这种精神氛围依然腾矗在他的骨灰上，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但精神将蒙绕着灰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事件——大的和比较大的，可称为大的过去之后，海子暨海子

诗歌会如磐石凸露，一直到他的基础。这并不需要太多地“弄个水落石出”，水落石出是一个大自然的过程。用圣诉说，海子是得永生的人，以凡人的话说，海子的诗进入了可研究的行列。

海子在七年中尤其是1984~1989年的5年中，写下了200余首高水平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他将这些长诗归入《太阳》，全书没有写完，而七部成品有主干性，可称为《太阳·七部书》，他的生和死都与《太阳·七部书》有关。在这一点上，他的生涯等于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取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结。——海子在抒情诗领域里向本世纪挑战性地独擎浪漫主义战旗，可以验证上述拟喻的成立：被他人称为太阳神之子的这类诗人，都共有短命天才、抒情诗中有鲜明自传性带来的雄厚底蕴、向史诗形态作恃力而为、雄心壮志的挑战、绝命诗篇中惊才卓越的断章性质等特点。在海子《七部书》中以话剧体裁写成的《太阳·弑》，可验证是他长诗创作中的最后一部。具体地说，《弑》是一部仪式剧或命运悲剧文体的成品，舞台是全部血红的空间，间或楔入漆黑的空间，宛如生命四周宿命的秘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恍如幻象置身于血海内部，对话中不时响起鼓、钹、法号和震荡器的雷鸣。这个空间的精神压力具有恐怖效果，本世纪另一个极端例子是阿尔贝·加缪，使用过全黑色剧场设计，从色调上说，血红比黑更黑暗，因为它处于压力和爆炸力的临界点上。然而，海子在这等压力中写下的人物道白却有着猛烈奔驰的速度。这种危险的速度，也是本阳神之子的诗歌中的特征。《弑》写于1988年7~11月。

下面我要说的便是《太阳·七部书》的内在悲剧，这不惟是海子生与死的关键，也是他诗歌的独创、成就和贡献。

《七部书》的想象空间十分浩大，可以概括为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其中是以神话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这个史诗图景的提炼程度相当有魅力，令人感到数学之美的简赅。海子在这个图景上建立了支撑想象力和素材范围的原型谱，或者说象征体系的主轮廓（但不等于“象征主义”），这典型地反映在《太阳·土地篇》（以《土地》为名散发过）里。在铸造了这些圆柱后，他在结构上借镜了《圣经》的经验，包括伟大的主体史诗诗人如但丁和歌德、莎士比亚的经验。这些工作的进展到1987年完成的《土地》写作，都还比较顺利。往后悲剧性大致从三个方面向《太阳》合流。

海子史诗构图的范围内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史诗，如果说这是一个泛亚细亚范围，那么事实是他必须受众多原始史诗的较量。从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看，产生了结构最严整的体系性神话和史诗，其特点是光明、日神传统的原始力量战胜了更为野蛮、莽撞的黑暗、酒神传统的原始力量。这就是海子择定“太阳”和“太阳王”主神形象的原因：他不是沿袭古代太阳神崇拜，更主要的是，他要以“太阳王”这个火辣辣的形象来笼罩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使它们同等地呈现，他要建设的史诗结构因此有神魔合一的实质。这不同于体系型主神神话和史诗，涉及到一神教和多神教曾指向的根本问题，这是他移向对印度大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经验的内在根源。那里，不断繁富的百科

全书型史诗形态，提供了不同于体系性史诗、神话型态的可能。然而这和他另一种诗歌理想——把完形的、格式塔式造型赋予潜在精神、深渊本能和内心分裂主题——形成了根本冲突，他因而处于凡·高、尼采、荷尔德林式的精神境地：原始力量核心和垂直蒸晒。印度古书里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也可能是美好的）形象：吠陀神。他杂而一，以一个身子为一切又有一切身，互相混同又混乱。这可能是一种解决之道又可能是一种瓦解。——海子的诗歌道路在完成史诗构想——“我考虑真正的史诗”的情况下，决然走上了一条“赤道”：从浪漫主义诗人自传和激情的因素直取凡·高、尼采、荷尔德林的境地而突入背景诗歌——史诗。冲力的急流不是可以带来动态的规整么？用数学的话说：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在这种情况下，海子用生命的痛苦、浑沌的境界取缔了玄学的、形而上的境界作独自挺进，西川说这是“冲击极限”。

海子的长诗大部分以诗剧方式写成，这里就有着多种声音，多重化身的因素，体现了前述悲剧矛盾的存在。从悲剧知识上说，史诗指向睿智、指向启辟鸿蒙、指向大宇宙循环，而悲剧指向宿命、指向毁灭、指向天启宗教，故在悲剧和史诗间，海子以诗剧写史诗是他壮烈矛盾的必然产物。正如激情方式和宏大构思有必然冲突一样。在他扬弃了玄学的境界的深处，他说了“元素”：一种普洛提诺式的变幻无常的物质与莱布尼茨式的没有窗户的、短暂的单子合成的实体，然而它又是“使生长”的基因，含有使天体爆发出来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海子的生命充满了激情，自我和生命之间不存在认识关系。

这就是 1989 年 3 月 26 日的轰然爆炸的根源。

相对论中有一句多么诗意的，关于巨大世界原理的描述：“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

海子写下了《太阳·七部书》，推动他的“元素”让他在超密态负载中挺进了这么远，贡献了七部书中含有的金子般的真如之想，诗歌的可能与可行，也有限度的现身——长久以来，它是与世界匿而不见的。海子的诗之于他的生和死，在时间峻笑着荡涤了那些次要的成分和猜度、臆造之后，定然凸露出来，他也就生了。最后，我想引述诗人陈东东的一句话：

“他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是的，根由之一是，海子有他特定的成就，而不是从一般知识上带来了诗歌史上各种作品的共时存在，正如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一样。

1989.5.13

(代序二)

怀念

西川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
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
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海子《土地·王》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像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

在海子自杀的次日晚，我得到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怎么可能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海子、骆一禾、老木和我，曾在我的家中谈到歌德不应让浮士德把“泰初有道”译为“泰初有为”，而应译为“泰初有生”；还曾谈到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

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一禾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们到我家来看我是出于海子的提议。

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被证明是荒唐的。海子身后留有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他一生仅记的3篇日记。早在1986年11月18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凡·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海子死后，一禾称他为“赤子”——一禾说得对，因为海子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于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他选择我们去接替他。

当我最后一次走进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自己的心跳。我所熟悉的主人不在了，但那两间房子里到处保留着主人的性格。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凡·高油画《阿尔疗养院庭院》的印刷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

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块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 16、17 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另一个书架靠在东墙——书架上放满了书。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这就是海子从 1983 年秋季到 1989 年春天的住所，在距北京城 60 多里地的小城昌平（海子起初住在西环里，后迁至城东头政法大学新校址）。昌平小城西傍太行山余脉，北倚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这些山岭不会知道，一个诗人每天面对着它们，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弑》、《太阳·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里，海子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海子生活在遥远的事物之中，现在尤其如此。

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你却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与梦想着天国，却在大地上找到了一席之地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不同，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 1986 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 7 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 7 点以后继续开始工作。然而海子

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锋是个大好人。

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海子曾自称为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脑海里挤满了幻象。不过他又与 19 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不同。我们可以以《圣经》的两卷书作比喻：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于“一个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于是海子早期诗作中的人间少女后来变成了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我不清楚是什么使他在 1987 年写作长诗《土地》时产生了这种转变，但他的这种转变一下子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天空和大地，海子期望着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陆。

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海子一定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之一。在一首有关兰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

西通灵者为“诗歌的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出自他生命的预言成了他对自我的召唤，我们将受益于他生命和艺术的明朗和坚决，面对新世纪的曙光。

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他只有19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开始诗歌创作的。

说起海子的天赋，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叹。海子15岁从安徽安庆农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初在校刊，后转至哲学教研室，先后给学生们开过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的课程。海子的美学课很受欢迎，在谈及“想象”这个问题时，他举例说明想象的随意性：“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个诗人，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10分钟的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哦，那些聆听过他朗诵的人有福了！

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然而海子却为她们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这与莎士比亚《麦克白斯》中三女巫的开场白异曲同工：“雷电轰轰雨蒙蒙，何日姐妹再相逢？”海子曾怀着巨大的悲伤爱恋她们，

而“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哦，这四位女性有福了！

海子在乡村一共生活了 15 年，于是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 15 年，但是他未及写满 15 年便过早地离去了。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的诗歌语言，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哦，中国广大贫瘠的乡村有福了！

海子最后极富命运感的诗篇是他全部成就中重要的一部分，他独特地体验到了“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现在，当我接触到这些诗句时，我深为这些抵达元素的诗句所震撼，深知这就是真正的诗歌。如果说海子生前还不算广为人知或者广为众人所理解，那么现在，他已不必再讲他的诗歌“不变铅字变羊皮”的话，因为他的诗歌将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哦，中国簇新的诗歌有福了！

1990. 2. 17

目 录

海子生涯 骆一禾 1

怀念 西 川 6

第一编 短诗

(1983~1986)

亚洲铜 3

阿尔的太阳 4

海上 6

新娘 7

我，以及其他的证人 8

单翅鸟 10

爱情故事 12

跳跃者 14

秋天 16

中国器乐 18

煤堆 20

春天的夜晚和早晨 21

木鱼儿 23

印度之夜 24

不要问我那绿色是什么 26

黑风 28